
伊朗視巴勒斯坦人為**韭菜**嗎？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合理的質疑

最近伊朗導演穆罕默德·拉素羅夫（Mohammad Rasoulof）的新作「神聖無花果樹之籽」（The Seed of the Sacred Fig）在第77屆坎城影展入圍，他的影片向來都是以揭露和反省伊朗的陰暗面為主旨，因此成為政權的眼中釘。該影片獲得提名之後，演員和工作人員都遭受到伊朗當局的審問，並且被禁止出境，拉素羅夫更被判處八年監禁、鞭刑、罰款和沒收財產，無奈地他逃離伊朗，到歐洲尋求政治庇護。

以上只是一個引子，這篇文章的中心並不是討論拉素羅夫，本文的重點是：因着其劣跡斑斑的人權記錄，伊朗已經被國際孤立，被人民嫌棄；諷刺的是，伊朗卻在國際舞台上扮演著反壓迫的解放先鋒，例如伊朗重複地發表聲

明，批評阿富汗壓制女權。伊朗視信奉伊斯蘭遜尼派的阿拉伯人為死敵，誓要除之而後快，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黨、也門的胡塞武裝和其他國外民兵組織都是什葉派，但哈馬斯卻是遜尼派；在國內伊朗無情地壓迫遜尼派阿拉伯人，但同時又義正詞嚴地為阿拉伯裔的巴勒斯坦人請命，這不是有點突然兀嗎？我需要鄭重強調，我並不是企圖在以色列軍隊進攻拉法的時候轉移視線，也不是漠視巴勒斯坦人的苦難。然而，我相信自己提出的質疑是合理的。

另類的民族大清洗

1979年革命之後，伊朗憲法禁止遜尼派伊朗人擔任總統，規定出任總統職位的人必須是什葉派信徒，伊朗從未任命過遜尼派人士擔任政府部長，甚至在遜尼派人口眾多的省份

也從未選過他們擔任省長或市長。此外，伊朗禁止遜尼派社區建立官方清真寺，當地人只可以在私人住宅和租用的祈禱屋聚集，他們不可以在這些祈禱室懸掛標語或廣播祈禱訊息，否則會被警察毆打和逮捕。目前至少有38%的伊朗政治犯是遜尼派，這一比例高於任何其他宗教團體的成員。

阿姆賈德·塔哈（Mohammad Rasoulof）是阿拉伯裔伊朗人，他因為受不住壓迫而逃亡到英國。他指出：在伊朗，遜尼派信仰和阿拉伯文化受到形形色色的歧視和壓制，每一天他的母親都提醒他：「不要在學校說阿拉伯語，小心！」為了避免麻煩，他說自己是波斯人，並且佯稱自己很愛伊朗的最高教長，他覺得自己好像是患了精神分裂，在口頭上說一套，但實際上心裏卻是另一樣。在十歲時他的老師要求學生在堂上分享自己最喜愛的詩歌，他一時興起，忘記了母親的忠告，竟然背誦出一首阿拉伯詩歌。隨後警察找上門，將他毆打至昏迷。在學校以外他還經歷過另一種恐怖生活，伊朗在公眾地方執行絞刑，死囚的屍體被掛出來示眾，有時他和同學親眼目睹朋友的親戚被掛在街上，學生則在下面踢足球。

在伊朗，政府宣傳英美等西方國家是撒旦，來到英國之後，他卻發現英國人很願意幫助他，於是乎他逐漸放棄了原先對英國的偏見。在英國他投身新聞界，他訪問過五十名由伊朗逃亡到英國和荷蘭的阿拉伯裔伊朗婦女，他驚訝地發現60%不知道自己已經被絕育，他懷疑伊朗政府故意針對阿拉伯婦女做絕育手術，從而減少在伊朗境內的阿拉伯人口，他說這是另類的系統性民族大清洗。

伊朗對阿拉伯輸出革命

在〈中東版的三國演義〉一文中，筆者已經詳細地討論過伊朗如何輸出革命，對沙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等以遜尼派信徒為主的阿拉伯國家進行滲透、顛覆、恐怖活動，或者打代理人戰爭，在這裏我只是稍作補充。

1985年，科威特發生了一次伊朗幕後指示的恐怖攻擊事件，黎巴嫩真主黨企圖以自殺式炸彈暗殺科威特前領導人阿爾蘇巴（Emir Jaber Alsubah），艾米爾只受了輕傷，但他的兩名保鏢不幸身亡，這起攻擊事件令科威特和伊朗的關係持續緊張，隨後阿拉伯國家破獲了幾個佈置在自己境內的伊朗間諜組織。1987年，伊朗裔真主黨人以朝聖的名義抵達沙地阿拉伯，真正目的是發動恐怖攻擊，幸好沙地阿拉伯在事前識破了該計劃，從而挽救了數千人的生命。

美國中央情報局1988年的報告指出，伊朗號召什葉派極端分子在巴林和其他海灣國家發動恐怖活動，其中一個伊朗支持的組織是「解放巴林伊斯蘭陣線」。這種顛覆活動一直沒有停止過，2013年，巴林當局在一艘由伊拉克出發的快艇上搜出了大量武器和爆炸物

，這些武器源自伊朗，目的地是巴林什葉派叛亂組織。不到兩年後，巴林當局在境內發現了一個炸彈製造設施，幕後黑手又是伊朗。

結語

明瞭了以上的背景，你便可以理解為什麼在特朗普主政期間，多個阿拉伯國家願意和以色列達成「亞伯拉罕協議」。以色列只是關心自己能否生存，對阿拉伯國家僅僅採取防守的姿態，以色列不會對他們進行滲透、顛覆、恐怖襲擊，相反，伊朗則構成了實質的威脅。

親巴勒斯坦人士否認哈馬斯是恐怖組織，說哈馬斯是反殖民壓迫的解放組織、自由鬥士。然而，哈馬斯在去年10月7日的攻擊有助於民族解放嗎？這次攻擊有否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謀求幸福呢？我曾經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在這場戰爭中，哈馬斯是大贏家。其實，最大的贏家是伊朗，最慘痛的輸家是巴勒斯坦人！

伊朗不但在整個中東地區四面樹敵，而且在國內因為高壓手段而導致民怨沸騰，2022年9月一名庫爾德少女因為沒有按照伊斯蘭法戴好頭巾而被道德警察虐待至死，激起了全國性的示威抗議。顯而易見，現在國際焦點已經轉移到以哈戰爭，沙地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建交談判暫緩；在伊朗國內，當局可以利用以色列對加沙的軍事行動，將民眾的怒火由針對伊朗政府轉移到針對以色列。

毋庸置疑，伊朗是在這次衝突中最大的得益者，雖然伊朗有動機去教唆哈馬斯發動恐襲，但沒有確鑿證據顯示伊朗直接參與。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道，哈馬斯和真主黨高級成員聲稱伊朗革命衛隊在事前幫助哈馬斯策劃攻擊的細節，並在貝魯特舉行的一次會議上批准了這一次入侵行動，但美國情報部門沒有確認這一指控。

我再重複一次在文章開首提出的問題：為什麼在國外和國內視遜尼派阿拉伯人為宿敵的伊朗，卻熱衷地支持遜尼派的哈馬斯呢？到底伊朗是真誠地關心阿拉伯裔巴勒斯坦人的安全和幸福，抑或是當巴勒斯坦人為韭菜呢？我交由你去判斷吧！

2024年5月17日

原載於澳洲《同路人》雜誌

[更多資訊](#)